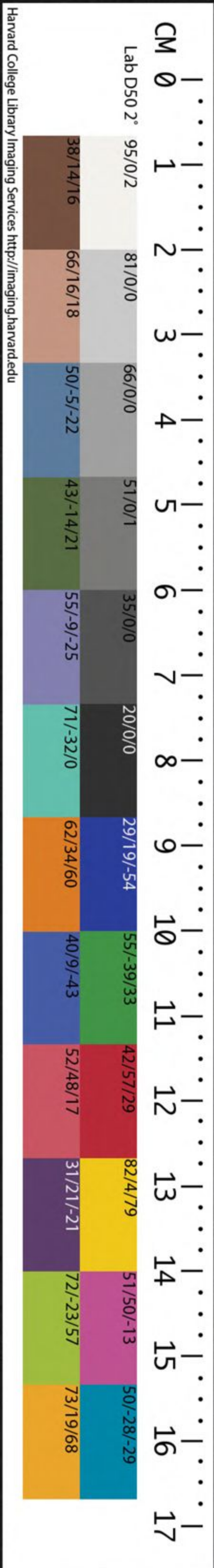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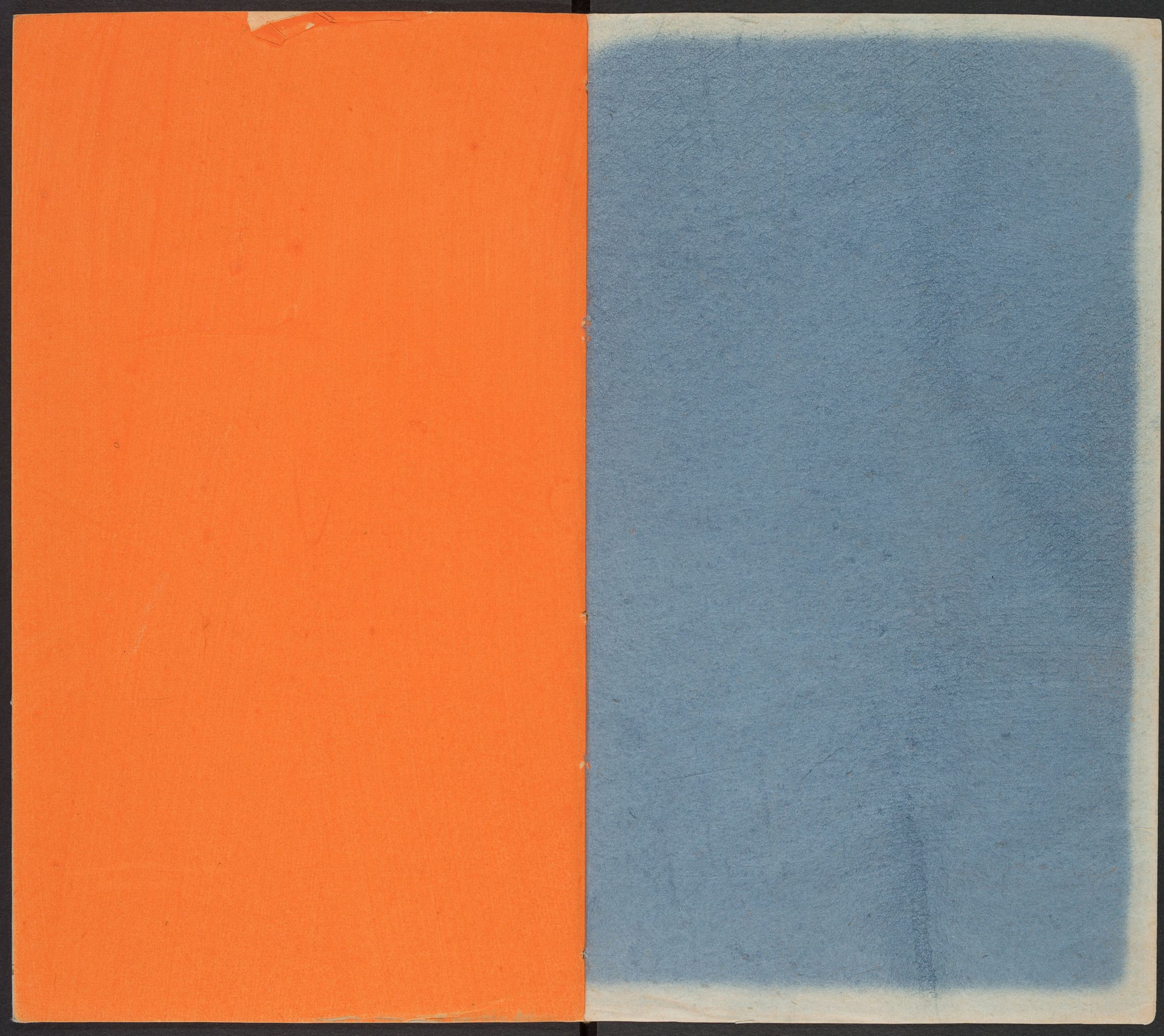


7-572/423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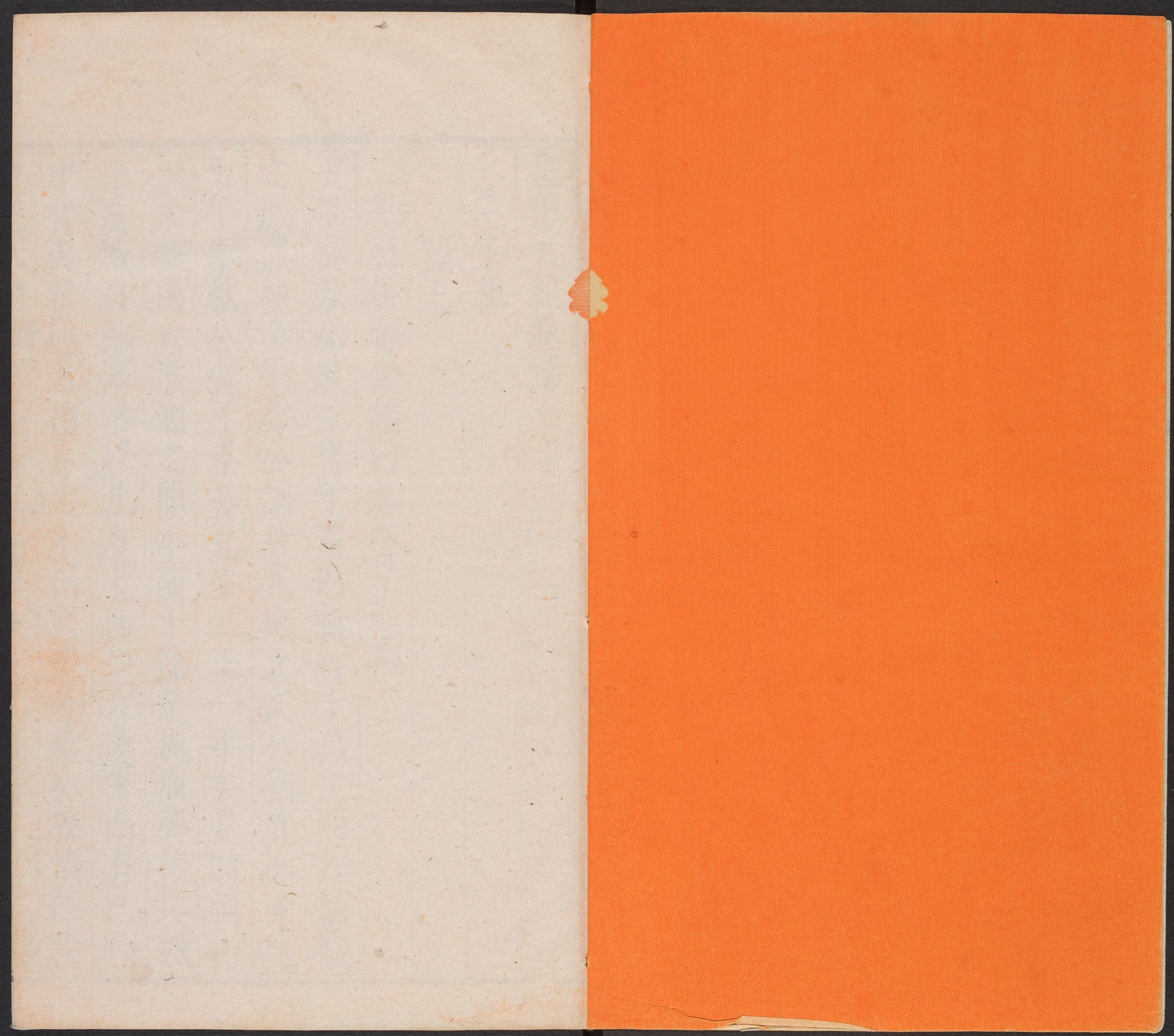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二

三王紀

顯王

二年魯侯奮薨謚曰恭公子屯嗣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于石門斬首十萬王賜以黼黻  
之服燕桓公衛聲公訓皆薨燕立文公衛立公子速  
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  
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齊接境魏  
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  
中皆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盟會孝公發憤修政





欲以強秦八年下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  
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  
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  
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  
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  
且欲東伐復穆公故地而修其政令寡人思念先君  
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  
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鞅好刑名學事魏相公叔痤痤賢之會病惠王問曰  
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曰痤之中庶子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卽不用必  
殺之無令出境王出謂左右曰公叔之言豈不悖哉  
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  
子速行矣鞅曰君必不能用子言卒不去至是入秦  
見孝公說以富強之術公大說鞅欲變法秦人不順  
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甘寵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  
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  
此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  
愚者制焉公曰善拜鞅左庶長卒變法令民爲什伍



而相叔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叔拏宗室若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行期年民言不便者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趣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使者鞅曰此亂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

韓侯薨子昭侯立

十一年魯侯屯薨謚曰康公子亶嗣

十四年齊王魏王會田惠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寶者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種首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十五年秦敗魏師取少梁

十六年初孫臏龐涓俱學兵法涓爲魏將自知能不及臏用法斷其足欲使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說之使者與之歸魏伐趙齊威王遣將軍田忌救趙孫子曰解紛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楸批亢擣虛形格勢禁而已今梁銳卒竭於外老弱疲於內不若疾走魏都彼必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救弊於魏也忌從之魏師敗績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韓昭侯相申不害國治兵疆申子常請仕其從兄不許有怨色昭侯曰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并諸小鄉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得賣買

論曰先王之所以溝封井田者畝數一定不



可詭移一也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  
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宄不可群逞三也此  
三利者絕兼并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盜禁  
姦宄於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  
保世永年之大法也自商鞅廢之及今千六  
百歲則棄日益深而夷狄不可禁矣可勝嘆  
哉

二十一年秦衛鞅更爲賦稅法

二十二年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敗奔齊偃自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伯使公子少官  
帥師會諸侯于逢澤朝王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謀  
蚤救孰與晚救孫臏曰韓魏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  
受魏兵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懼亡必愬於齊吾因  
深結韓親晚承魏弊可也王乃陰許韓韓恃救五戰  
不勝委國於齊齊使田忌將孫子爲師直走魏都涓  
歸禦之孫子曰晉人素悍勇號齊怯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道之令軍人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齊軍亡者過半  
矣乃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伏隘待其過



萬弩俱發消智窮自剄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孝公曰秦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檀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大破於齊可因而伐之魏不能支必東涉然後秦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王業也公使之將魏公子卬禦之鞅遺卬書願盟而罷卬信之鞅伏甲襲卬大破魏師魏王恐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商君楚王良夫薨謚曰宣王子商嗣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正言而無誅可乎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死也秦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主嬖人景監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



傷百姓公子虔杜門八年矣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  
鬪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  
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  
不立朝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鞅弗從以至於  
難

三十三年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馬千取百馬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  
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  
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爾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爾

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  
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  
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韓昭侯作高門屈  
宜曰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夫人固有利不利  
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恤民之急而顧益奢  
所謂時詘舉羸者也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以伐楚之  
利越遂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故地東至浙江越  
由此散諸公族爭立海上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洛陽人蘇  
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  
所以不被兵者趙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戰於千里  
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王與趙從親則無患  
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說趙肅侯曰秦不敢伐趙者



畏韓魏議其後也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  
案天下之圖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卒十倍於秦而衡  
人皆請割地予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  
與其憂故日夜務稱秦權恐愒諸侯竊爲主計莫若  
合六國爲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函谷害山東  
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使說韓王曰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求地有盡求無已此市  
怨結禍也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韓之強  
而有牛後之名竊爲王羞之韓王從其言往說魏王  
曰大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車六百

乘騎五千匹乃欲臣事秦願熟察之魏王聽之乃說  
齊王曰韓魏重畏秦者爲接境壤也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危亡隨其後所以重與秦戰  
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  
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深入則狼顧韓魏是  
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柰何事之願王少留意  
齊王許之遂說楚王曰楚天下疆國也帶甲百萬粟  
支十年秦之所害莫如楚從親則諸侯割地事楚衡  
合則楚割地事秦兩事相去遠矣王何居焉楚王許  
之於是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時有莊周者蒙人也



嘗為漆園吏該貫辯博著書自見謂惠子曰孔子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  
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  
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  
敢各五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又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  
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聞其風而

說之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端正也語以卮言為蔓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

不傲睨於萬物其書雖瑰瑋而連犴方圓宛轉與物相從之貌無

傷也其詞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其逍遙遊略曰窮髮之比有冥海者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及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風自下而上曰

扶搖亦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

南且適南冥也南冥者天池也崑崙諧者志怪者也諧

皇正天也卷二十二 上 成



之言曰鵬之徒於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遊氣馳聚如野馬奔勃如塵埃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

裴

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

於

闕者蜩與鷲

學學鳩

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搶

七良突也

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

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

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接輿楚人姓六名通

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敷定逕庭激過也

不近人情馬連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

眇遠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淖

呂略淖約柔弱貌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

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聵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

薄

萬物以為一世戲

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

卑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惠子謂莊子

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

戶郭切瓠落猶云廓落也

落無所容非不呶

許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楛之莊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慮以為大樽

樽如酒器縛之

腰可以入水所謂罍舟者也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

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莊子曰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大也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竊卧其下不夭斤斧物



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齊物論曰南郭子綦

隱几而卧仰天而嘘嗒吐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地

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

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寬心也者窞古

深心也者窞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齊死生貌其發若機括

其留如詛盟其殺色界如秋冬喜怒哀樂慮嘆變熱之

不動貌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茵古日夜相代乎前而

莫知其所萌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除忍非也與物相

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終身役役而不見

其成功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

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

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

有是非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自彼則不見自知



則知之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為是舉筵廷

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憺決怪道通為一唯達者知通

為一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

三日徂公賦芋序揀子也曰朝三而暮四眾徂皆怒曰然

則朝四而暮三眾徂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

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陶鈞古也

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

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

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

竝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几乎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曰大辯不言孰知不言之辯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

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詎庸知吾所謂  
不知之非知耶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沔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  
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  
害之端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  
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昔者莊周  
夢爲蝴蝶栩栩<sup>栩栩</sup>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夢爲蝴蝶栩栩

栩栩

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  
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養  
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跂<sup>畫月骨相</sup>肫然嚮然奏刀騞<sup>乎</sup>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sup>經首之會司馬彪咸池樂章</sup>  
文惠君曰請善其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

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其刃忍骨綮啓結之未嘗而況

大軼孤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礪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

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許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

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老聃死秦失弔之三

號而出弟子曰若此可乎曰然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人間世曰顏

回將之衛孔子曰回道不欲雜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德厚信工苦石石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顏回曰我

內直與天為徒外直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

可乎仲尼曰未可以及化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二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三

三王紀

周顯王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七性宜從假借也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米我其內執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

徵

始也保其始  
可信其終也

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申屠嘉曰久與賢人處則無過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仲尼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大宗師曰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雖然夫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

以爲彈予因以求鸚鵡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

喘喘

赤兌切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造化將奚以適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



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

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登天遊霧撓而小挑徒小切

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反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

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彼方且

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工然爲世內

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曰孟孫才其母死

哭泣無滄不感不哀而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

而得其名者乎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

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孟孫氏特覺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應帝王曰肩吾曰君人者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無名人謂天根曰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矣老聃曰明王之治其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立乎  
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列子見壺子而歸三年不出  
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  
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  
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外篇曰駢拇枝指出乎往哉而侈於德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  
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  
憂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  
知其所以得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會史

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

俞兒

善別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曠師



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

如離朱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

臧於其德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

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

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若然者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莊子曰上

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

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鈇罔罟罾笱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七妙削格所施羅網者格羅落罝罾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

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乎無知其得不

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斃斃

為仁踉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

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

為珪璋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及

至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爭歸於利不可止也君子不得已而臨

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

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  
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自天下之衰愚智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  
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  
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  
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  
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乎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  
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  
者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  
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  
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出入無  
旁與日無始頌論形驅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



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故聖人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莊子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剴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若然者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



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  
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將間菟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  
曰不然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  
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  
其所由然漢陰丈人謂子貢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身  
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貢謂弟子曰吾聞之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  
全者聖人之道也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  
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非譽之無益  
損焉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  
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無爲復朴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苑風問於諄芒曰願聞聖治  
諄芒曰官施而不失其宜舉拔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居無思  
行無慮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



之爲安願聞神人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此之謂混冥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譖其君  
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之謂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  
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  
而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  
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  
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

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  
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  
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  
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  
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  
也以二缶鐘

缶鐘當作垂鐘言垂足  
空必不得有所知矣

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耶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憂莊子曰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

子公切猶刻塞不通也

中穎四曰五味嚼濁口使口厲爽五曰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比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



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本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知天  
樂者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  
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夫帝王以天地爲宗  
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  
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

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  
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  
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  
王之德配天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比較詳密治之末也鐘鼓  
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  
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  
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天地至  
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  
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  
序者非其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  
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

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  
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  
非所以先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  
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  
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  
人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世之所貴道



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

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傍徨孰噓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  
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  
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  
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  
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故曰以敬孝易以  
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  
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難夫孝弟忠信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  
是以道不渝莊子曰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莊子  
曰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是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粳橘柚耶其味相反  
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莊子曰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遙之墟食於苟藺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四

三王紀

周顯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奸者七十二君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六經先生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孔子曰丘得之矣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匪非二音爲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  
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  
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  
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辟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  
吸吐故納新熊經若熊之攀樹引也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  
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  
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聖人休休焉靜而陰

同德動而陽同波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

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水之性

不雜則清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

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溪越山出善劍吳越之地也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

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莊

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與治化之流瀆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民始就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莊子



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徒兮爾雅云似稗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馬體乎然則大天地而小豪末可矣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以其至小求其至大之域是迷而不能自得也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世之議

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以圍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故大人之行不多仁恩不多辭讓不多辟異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也然則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



萬物莫不小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梁麗棟也可以衝城而不可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驎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狐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爲之義之徒然則何爲何不爲辭受趣舍終柰何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然則何貴於道耶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也今吾聞莊子之言



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  
不聞夫埴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  
梁乎井幹平去二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附還軒寒井中赤蟲蟹與科斗莫  
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  
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

加損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蚤負山商巨商鉅馬蛇也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  
之蛙與且彼方趾此踏也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比壘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  
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  
錐指地也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直留  
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天下之所樂也富貴也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就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叵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顏淵東之齊子貢曰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聖人之道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旋而觀之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也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醉者之墮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櫛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回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顏回問之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殯



其巧一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單善魯人豹養其內而虎食之張毅養其外而疾殺之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知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襜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

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生於陵而安於陵也長乎性長於水而安於水也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焉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者神其是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



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  
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日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市南宜僚見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夫豐狐

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  
渴隱約猶且昏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  
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  
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夫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  
堯葬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  
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  
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孔子問於子桑雎

戶于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前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  
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

雱曰子獨不聞假

古國名

人之亡與林回

殷之逃民林名

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  
窮禍患相害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  
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  
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  
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

捐書弟子無挹於前而愛益加進莊子衣大布而補

之正縻

賢節帶也

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

穿貧也非憊也田子方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

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

使人之意也消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

乾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以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  
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  
不失其大常也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  
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  
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黃帝曰人之生氣之  
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  
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  
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  
耳聖人故貴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  
也孔子問至道於老聃對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



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邀  
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  
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孔子曰聖人之愛人也終  
無已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  
也豨虛帝氏之囿黃帝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者也南榮  
越音疇漢書古今人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

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老子曰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不以人物利害相櫻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者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  
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兵莫憊  
於志鏌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偃焉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大嫗大親則已  
矣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也容動色理氣意也惡欲喜怒哀樂也去就



取與知能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性者生之質也性  
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之所不  
知猶睨也動無非我之謂治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夫工乎天而俚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介者移數畫  
外非譽也胥靡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  
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徐無鬼謂魏武侯曰天地之養也一登

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武  
侯曰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無鬼曰不可愛  
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  
則殆不成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  
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  
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民死已脫矣  
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且茨之山  
方明爲御昌寓駮乘張謂諧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馬童子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天無凌誅音訊凌誅陵轅而問也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

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漫平

二聲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名

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

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

無與之言矣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左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

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



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  
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夫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  
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孔子曰徇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許由曰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  
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之猶一規薄也莊子曰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聖人之綢繆周盡一體矣而

不知其然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長梧封人謂  
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  
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  
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  
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精  
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荏葦  
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



漂匹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曰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  
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  
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  
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  
不僞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而盜盜竊之  
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  
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大公調曰丘山積卑  
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弁而爲公四時殊  
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計物之

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  
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時有始終氣有變  
化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  
孰偏於其理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  
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莊子曰外  
物不可必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人  
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木與木相摩則然



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駭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僨頽  
然而道盡老萊子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四畢



